

人文
学术

张 辉 宋炳辉 主编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文库

陈晓兰 著

性别·城市·异邦

——文学主题的跨文化阐释

Gender, City, Alien:
A Trans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Literary Themes

 复旦大学出版社

陈晓兰 著

性别·城市·异邦

——文学主题的跨文化阐释

Gender, City, Alien:

A Trans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Literary Theme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性别·城市·异邦——文学主题的跨文化阐释/陈晓兰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 8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文库/张辉, 宋炳辉主编)
ISBN 978-7-309-10335-9

I. 性… II. 陈… III. 比较文学-文学研究-中国、西方国家 IV. I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27622 号

性别·城市·异邦——文学主题的跨文化阐释
陈晓兰 著
责任编辑/余璐瑶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上海华业装潢印刷厂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8 字数 201 千
2014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0335-9/I · 816
定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学术顾问：乐黛云 杨慧林 谢天振
陈思和 陈跃红
主 编：张 辉 宋炳辉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文库”总序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文库”终于将陆续与读者见面。从动议编辑这套文库到如今变成现实,其中真是颇多可感怀之处。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这是“中生代”比较文学学人一次小小的集结;“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这是我们献给自己师长们一份迟交的作业;“嚶其鸣矣,求其友声”,这又是我们给各位同仁,乃至更年轻同行们发出的对话与批评的邀请。

多年的酝酿筹划、多年的协同努力,使我们逐步将自己的工作与更深远而广大的时间和空间背景联系了起来,并开始慢慢融入其中。作为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接受系统学术训练的“新一代”比较文学学人,我们深深知道,自己的每一点成长与进步,都无不受惠于祖国的开放改革,受惠于师长们的谆谆教诲,受惠于同辈间的切磋琢磨。我们是这十五年、三十年乃至更长时段文化积淀的受益者,也是一批如饥似渴的学习者和无比幸运的历史见证者。我们也许注定是行色匆匆的“过客”,但我们却也应是承先启后的“桥梁”,必须发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声音”。而这里记录的正是我们探索行进的脚印,也是我们对自已所从事的学科一点微末的贡献。

百年中国文学“走向(进)世界”的历程,给了我们思考过去、筹划未来的“底气”;新时期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与发展,为我们准备了难能可贵的学术资源和不可或缺的学科建制。我们将这套丛书命名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文库”,以之与我们所属的学科名称相呼应,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默契:打破界限,超越学科、语言与文化的限制,乃是我们比较文学学人的使命乃至宿命。是的,我们无疑拥有不同的学术爱好、志趣和观点,但至少有一个基本的共识把我们联

系在了一起——那就是,我们必须在世界的语境中,以比较的眼光,从多学科对视域,面对并尝试回答我们所浸润其中的文学与文化问题。

“德不孤,必有邻。”非常幸运的是,我们身处富于活力和学术追求的知识与精神共同体之中。我们的工作得到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许多老师和朋友的无私帮助;也得到了具有远见卓识的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以及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这里,我们要送上我们衷心的谢意。

同样值得高兴的是,与这套“文库”相呼应,《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辑刊、“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讲座系列”等姊妹项目也已次第启动。

在“文库”陆续面世的这个特殊时刻,先贤们的声音似乎又一次在我们的耳畔响起。鲁迅先生说,中国文化的发展应“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而陈寅恪先生则说,华夏文化的崛起须“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出,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响应先贤的号召,集结这套文库,仅是我们的一种尝试。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加入到这“取今复古”、“扩大恢张”的行列中,贡献他们的智慧与力量;希望我们会有继续编辑以后各辑的荣幸。

是所望也,谨为序。

编 者

2013年5月初稿

2014年4月修订

自序：我与比较文学

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

日头出来，日头落下，急归所出之地。

（《圣经·传道书》）

按今天时髦的代际划分，我属于“60后”的一代，过渡的一代。饥饿、动乱，只是童年的创伤经验，遥远的记忆，梦中的惊慌。

我们在青年时代接受过理想主义的洗礼，但却在功利主义的时代度过中年。如今，到了知天命的时候，猛然回首，看到的是羊肠小道上蜿蜒迂回的脚步，所知不过渺沧海之一粟，而生命却在不经意间悄然流失。

假如生命重新来过，你会做怎样的选择？

你会不会像浮士德博士那样离开书斋，走向纷扰的世俗世界？

1988年，可以算作我学术生涯的开端。由于某种主客观原因，我考入了贵州大学中文系学习“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课程。与其他专业的学生不同，我有三位导师：徐达教授，专治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批评，他也是钱锺书迷，在钱锺书研究领域颇有心得；胡日佳教授致力于俄苏文学及其与东西方文学的关系研究；钱荫榆教授则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主要是女性文学的研究。三位导师根据他们各自的研究专长为我们开设的课程主要是中国古代文学和文论选读、外国文学和批评理论以及比较文学概论性质的课程，同时延请外语系的老师开设英语课。当时正值西方理论狂潮席卷中国学术界，我也被各种理论所吸引，在课余时间囫圇阅读了大量西方理论诸流

派的书籍,尤其在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方面花费了大量时间,同时毫无选择地阅读古今中外文学经典,并尝试从性别角度对所读的作品予以解释。1990年夏天,中国比较文学年会在贵阳召开,群贤毕至,新思维、新理论、新方法、新观点,新意纷呈,眼花缭乱,对于一个硕士研究生而言,犹如一席学术的盛宴。我作为会务组服务人员,有幸近距离领略了比较文学界先辈和新锐的风采,崇敬又羡慕。也是在那次会议上,我加入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从此也获得了一种学术上的归属和身份意识。

硕士毕业后我到兰州大学中文系,在那里工作了近十年,主讲“外国文学史”的必修课程,自古希腊、罗马至20世纪,废寝忘食、如饥似渴地徜徉于浩如烟海的世界经典之林。毫不夸张地说,这些世界经典作为我的精神食粮,滋养了我,也塑造了我。相信透过我这个中介,学生们也受到了程度不同的影响。在这些年里,我就像一个远离故土的旅人,在“周游列国”中培养了一种世界意识,或者说异国的眼光,但是,长久滞留于异邦他乡,对于故土和现实不免日渐生疏、心生茫然。至于科研工作,按惯例,每一个在体制中为稻粱谋的人都应该划定一块领地精耕细作,我继续在硕士生阶段开始的女性文学和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研究工作,但厌倦了“主义”的理论概念和术语的迷阵,更倾心于文本的解读,第一部拙著《女性主义批评与文学诠释》(1999)算是对我这些工作的总结,其中有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和方法的介绍、经典作品的重读,也有某种程度的反思。

可以说,这前十年的科研和教学是在物质条件不断改善、人文环境每况愈下的情况下进行的。我在临街的、阴暗潮湿的十平方米的“一间屋子”里,养育了我的孩子,写下了有关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论文,翻译了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肖瓦尔特的《妇女、疯狂与英国文化》。因为这些工作,我对孩子疏于照顾,同时又自责不已,噩梦不断。20世纪90年代中期,“世妇会”在北京召开,女性研究迎来了她的高潮,但是,有关拐卖妇女儿童、家庭暴力、女童失学、买卖婚姻、强迫或自愿卖淫等的报道随处可见。我越来越觉得,西方女权主义理

论,只是书斋里的事情,是“纸上谈兵”,不能解决中国的社会现实问题,甚至与中国的现实相去甚远。而作为一种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面对中国古代文学,它的适用性也极其有限。

20世纪末的最后一年,我对于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产生了深刻的怀疑。我开始从遥远、漫无边际的外国文学转向中国文学,告别“主义”和理论。商铺进驻幽静的校园,我窗外昼夜不息的噪音,如火如荼的城市化进程,知识分子的再度转型,现代性的来龙去脉等,给我提出了新的课题。

2000年,我通过复旦大学博士生入学考试,投奔到陈思和教授门下,以中外文学关系为研究方向。复旦大学给予她的学子们的不只是一流的学者、教授和宽松自由的学习环境,更重要的是人文精神的滋养。在这里,这种滋养的获得不只是来自理念和理论,而是来自活生生的人的躬身实践、言传身教。陈思和先生是一个可以理解一切、包容一切的人,为人、为文质朴无华,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对社会、对家庭、对学生抱有强烈的责任感,对于自己的研究对象,则抱有一种温情和敬意。我在复旦学习的时候,贾植芳先生还健在,他在复旦九舍的家一如既往地面向所有来访者敞开,在这里,我遇见过国内外知名学者,也碰到过普普通通的退休老师。人们来这里,仅仅就是看他一眼、叙叙旧或者就只是为了坐一会儿。在他那个阴暗潮湿、拥挤不堪的房间里,坐在那个破旧的沙发上,与他和所有的来访者无边际的谈话本身就是目的。在这里相遇的人之间,淡忘了高低贵贱、成功失败、年老与年轻的等级界限,彼此有一种似曾相识的共通感,那就是对于人的一种理想和境界的尊重。作为老师,贾先生对复旦的学生都予以无私的帮助,他的图书室如同公共图书馆,任何学生、老师都可以向他借书。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进程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同时也作为外国文学的翻译者,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奠基者,我们从与贾先生的闲谈中获得的是活的文学、活的知识,他使我们懂得学术研究不能离开活生生的人,更不能逃避凛冽的社会现实。

2000年至2001年,我赴德国特里尔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教学与

访问研究。马克思的故乡特里尔是德国最古老的城市，一度为古罗马首都。在这个具有浓郁的历史气息、美丽而宁静的小城里，几乎感觉不到工业的存在和现代生活的喧嚣。而这样的城市遍布姆泽尔河、莱茵河沿岸，再加上在德期间，我在欧洲大大小小的城市中的游历，改变了以往我对现代化的想象，也使我更加坚信，每个国家的现代性命运定地植根于自己民族的历史传统。城市作为现代化的有形象征刺激着我去探索城市的秘密和现代化的本质。城市像一座迷宫，吸引着我去探险。自2000年开始，我的研究重心转向城市文化与文学的研究。从现代化进程中的伦敦、曼彻斯特、巴黎、彼得堡、上海，再回溯到《圣经》、荷马史诗和《诗经》、汉赋所言说的古代城市，探索影响着今天的城市及现代性体验的历史与传统。同时，也透过“城市”这一世界性的现象和文学母题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和国家文学中的想象性再现，探索不同民族本质性的差异以及那些可会通和交叉的地带。就方法论而言，文学中那些表现普遍人性的母题，是将地域、文化上遥远、互不相干的文学作品置于共同的场域展开对话的节点，而建立在普遍人性基础上的共通性则是消除隔阂与敌意，从而达到相互理解、和平共处的基础。

19世纪、20世纪亲历中国的西方观察家中常常持这样的观点：中国和西方这“两个世界之间没有共同的甚至相妥协的领域，一个世界必定永远地误解另一个世界”^①。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回答一名记者要求了解中国局势的真相时说：“没有真相，也没有事实。你只能根据在这个国家的经历说话，而不管你的居住时间有多长或你的观察力有多敏锐，充其量只能是一次走马观花似的观察。这是中国的博大精深之处。”^②但是，19世纪西方人对于中国的书写却成为当时乃至后世西方人了解中国真相的重要来源，尽管这些言论带有书写

① 约翰·濮兰德：《李鸿章传》，张启耀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4页。

② 彭尼·凯恩：《中国的大饥荒（1959—1961）——对人口和社会的影响》，郑文鑫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页。

者自己的想象和感情、偏见和谬误。但西方势力在中国的存在,西方人看中国的眼光,也影响了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于西方和对于自我的重新认识。自晚清以来一百多年间亲历异国的中国人对于西方列强及世界诸国的实地观察与书写,记录了两种文化相遇时的种种文化、心理反应。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背景下考察中国人的异国想象与自我认知,将为我们认识中国人的“现代”观念、对于他异文化的排斥与认同以及理想国家的观念提供另一种维度。而异邦、异类与边缘乃探讨现代性命题无法回避的存在。

本文集并非一本自选集,而是围绕着“性别”、“城市”和“异邦”三个主题,呈现了我 20 年来所走过的路程。其中的论文大多曾刊发于《外国文学评论》、《中国比较文学》、《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国外文学》、《当代作家评论》、《妇女研究论丛》、《上海文学》、《兰州大学学报》、《扬子江评论》等刊物,在此对这些刊物的编辑深表谢意!在文集的编辑中对于部分论文和观点做了程度不等的修改。在此文集付梓之际,特别要感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文库”丛书的策划者谢天振先生、陈思和先生、宋炳辉先生与张辉先生!感谢上海比较文学界的前辈孙景尧先生给予我的帮助与支持!感谢陈建华先生、王晓明先生以及我的同事们长期以来对我的关心和支持!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余璐瑶女士的辛勤工作!

2013 年 11 月 11 日

目录

自序：我与比较文学	1
-----------	---

上编 性别与文学

女性“经验的权威”	
——女性主义批评与经典重读	3
艺术、性别与权力	
——为耶利内克辩护	23
性别、种族与战争	
——克里斯塔·沃尔夫《卡珊德拉》、《美狄亚：声音》	37
广告与被消费的女性身体	55

中编 城市、生态与文学

城市与乡村、自然	
——以《荷马史诗》、《诗经》、汉赋为例	71
置身于城市迷宫	
——19世纪欧洲小说城市想象的神话与宗教之维	86
“到达大都市”	
——英美文学城市主题研究关键词	101

狄更斯：从孩子的视角看城市	112
生态、空间与叙事	
——左拉小说与巴黎再现	124
绿色研究：为自然代言	
——阅读劳伦斯·库柏《绿色研究读本：从浪漫主义到生态批评》	141

下编 关于“他异”的想象

原始与现代：上海的双重面貌	
——20 世纪中西作家对上海的不同表现	153
一面扭曲的镜子：透过身体看中国	
——关于贺萧《危险的愉悦——20 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	167
现代中国“疯狂”观念的衍变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狂人与疯子	175
郁达夫小说中的日本女人	190
“两个苏联”	
——20 世纪 30 年代旅苏游记中的苏联	205
当代中国的西方幻象	
——20 世纪 80—90 年代海外游记中的西方	223

上 编

性别与文学

- 女性“经验的权威”
- 艺术、性别与权力
- 性别、种族与战争
- 广告与被消费的女性身体

女性“经验的权威”

——女性主义批评与经典重读

那片流淌着奶和蜜的土地并非安乐国。它不是小人物对于晋升、奢侈、煎肉和懒惰的梦想。它是富饶和自然秩序之梦，是来自自然资源的生命之乡——它是对女性文化价值尺度的回忆，因为乳汁是母亲的产品，蜂蜜来自雌蜂国。在这里，生命质量所拥有的既简朴又简单：是天然食物，不是精饲料，是母性秩序，不是父权制。这是一个知足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用蜂蜜来标示幸福：能够很好地生活。

——[德] E·M·温德尔《女性主义神学景观》

女性的“被发现”是 20 世纪知识界最重大的发现之一。将处于边缘、从属或潜伏状态的人类之一半，纳入历史架构和思维视野，已经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的诸领域，并且程度不同地影响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具体实践。然而，女性“被发现”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其对于既定的性别界定、价值观、社会伦理乃至历史观、社会秩序的更改与重构。如果承认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价值体系并不完善，甚至包含着不公正、潜伏着危机、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那么，这种更改与重构就是必要的。女性对于生命的孕育与珍视，对于有情世界的向往，对于强权和暴力的反抗，是永恒的普适价值。因此，女性的“被发现”、女性经验的发掘、女性价值体系的建构，也预示了重建另一种生命观、价值原则乃至社会秩序的生机。

一、迷惑与质疑

在美国的孩子们中间流行着一个谜语,这个谜语涉及两个印第安人,一个是大人,一个是小孩,他们坐在篱笆上。这个小印第安人是印第安人的儿子,但印第安人却不是小印第安人的爸爸。这怎么可能呢?孩子们发现这个谜语非常成功地迷惑了很多^①。是什么阻碍着孩子们想到那个印第安人是女人,是孩子的妈妈呢?这个谜语表明,由于某种思维习惯和叙述方式,我们生命中某些至关重要的存在会被排除在我们的认知和意识之外。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心假设是:在历史的表述中、在文学话语的生产、消费和流通中,性别是一个关键性的决定因素,非女性主义则无视这一现象。女性主义的精神实质就在于将被忽略的性别纳入我们的思维视野和学术视阈,考察在人类和文化的发展中、在历史的撰写中、在知识的生产中、在社会结构的组成中,性别的意义。

女性的被压抑,将女性作为他异者、另类的界说与父权制文化历史同步,表现在人类生活的许多方面,生理、文化、政治、经济的因素造成的两性差异已成为历史的事实,两性差异既是两性不平等的结果,也是性别歧视的依据,它不仅是两性社会生活和话语实践中不平等的根源,也是男性中心社会知识、话语体系构成的基础。在表现的象征秩序中,男性占统治地位,男性是知者,是主体。女性要么被排除在男性的视野之外,要么被视为观照的对象、展示的客体、欲望的化身,这种表现体系被女性主义称为“男性中心”(androcentric)的体系。女性主义批评批判这种男性中心的话语体系和不平等的二元对立关系:男人/女人、文化/自然、精神/物质、灵魂/肉体、社会/家庭、

^① David M. Potter, "American Women and The American Character," *The Woman Question in American History*, Barbara Welter ed., Illinois: The Dryden Press, 1973, p. 117.